

突厥文闕特勤碑譯註

1. 闕特勤碑之發見及其研究之經過

十八世紀末年，世人已知西伯利亞南部，葉尼塞河上流地方，有若干銘刻，其字母甚特異，爲他處所未見者。

1889年俄國芬蘭考古學會，派 J.-R. Asfelin 至該地探考，將其所證，公佈於世。書名葉尼塞河碑文 (Inscriptions de l' Jénisséï recueillies et publiées par la société finlandaise d' archéologie, 1889, Helsingfors)，學者始有機會，觀此特殊文字。

1889年夏，伊爾庫次克 (Irkoutsk) 城地理學會，組織探險隊，由 N. Yadrinzeff 率領，深入外蒙鄂爾渾河 (Arkhou) 畔，覓和林城 (Karakorum) 遺址，始發見闕特勤碑，中文及葉尼塞河碑文文字並書。

1890年正月，莫斯科開俄國第八次考古學會，乘機舉行古物展覽會，以陳列其最近所獲物品，N. Yadrinzeff 在外蒙鄂爾渾河所得之碑文，廢址，墳墓紀念物等圖樣，極惹芬蘭學者注意。

1890夏 A. Heikel 携其妻及其弟，私人獨往，1892年由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將所得中文及突厥文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九姓回紇可汗碑精印公布于世。

自1891年起，俄國政府派著名土耳其語言學家俄人 W. Radloff 赴外

蒙多次，所獲古物甚多。次年（1892）開始公布其所獲影片，即著名之 *Atlas der Altertümer der Mongolei* 也。

碑在 Orkhon 河右岸 Košo Tsaidam 湖畔，（英國格林威池天文台東經一百零二度半，北緯四十七度半，）南距元都和林舊址（今 Erden Dzou）六十里，西距回紇故都 Kara-Balgassun 三十里。

碑立於唐玄宗開元二十年七月七日，即西歷七百三十二年八月一日。

碑分中文及突厥文二部，正面（東面）及左右兩側（南北）爲突厥文，背面爲中文。

中文部分，上題『故闕特勤之碑』，大字，雙行，楷書。全碑正文爲隸書，十二行，行三十六字。正文外，上款題『故闕特勤碑』五字，亦隸書，較正文低二字。下有『御製御書』四字，楷書。下題『大唐開元二十年歲次【壬】申七月辛丑朔七日丁未建』。

至於中文方面，中國人考釋之經過，王靜安觀堂集林卷二十『九姓迴紇可汗碑跋』，言之頗詳，今節錄于下：『光緒十九年，俄使喀西尼以拉氏書（W. Radloff, *Atlas der Altertümer der Mongolei*）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屬爲考釋。時嘉興沈乙庵先生（曾植）方在譯署，作闕特勤碑茲伽可汗碑及此碑三跋，以覆俄使。……時志文貞（銳）方爲烏里雅蘇台將軍，亦拓闕特勤碑，以遺宗室伯義祭酒（盛昱）。祭酒跋之。沈先生復書其後。於是世人始知有關特勤碑』。

歐人對於闕特勤碑中文之研究，據作者所知，以 G. V. d. Gabelentz 之譯文爲最早，其譯文揭于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公布之 *Inscriptions de l'Orkhon*（1892）。繼有荷蘭漢學家 Gustane Schlegel 之譯文，揭于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ugrienne*（1892）。以上二種皆法文。

時許文肅公景澄爲駐俄公使，俄人 Wassiliew 請其解釋考證，更譯爲德文。1894 Radloff 之 *Die Al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167-169

頁，曾載其譯文。

突厥文之中文譯文，至今尚未寓目。

突厥文部分，初無一人識其字。發見後五年，丹麥人 V. Thomsen 始通其讀，1893 將其創通經過，公布于世 (*Déchiiffrement des Inscriptions de l' Orkhon et de l' Iénisséi. Notice préliminaire* 1893, Copenhague), 1894 刊 *Inscriptions de l' Orkhon déchiffrees*, 世人始得悉突厥文內容。同年 Radloff 亦刊蒙古古突厥文碑文，譯為德文。1922 年 V. Thomsen 復改譯一次，刊為丹麥文，題為 *Gammel-dtyrkiske inskrifter fra Mongoiet i oversættelse og med indledning* (見 *Samlede Afhandlinger* 第三冊)。1924 年德人 Hans Heinrich Schaeder 復由丹麥文重譯為德文，揭于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Neue Folge* Band 3。1930 英人 E. Denison Ross 亦譯為英文，刊于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London Institution* Vol. V.

予今所根據者，即 Schaeder 及 Ross 二人之譯文也。

自碑文創通後，突厥史大變面目。昔之信偏整牙，不能讀斷之突厥史料，學者今可將其原字還原。補正史文，不可勝計。

突厥文部分，東面四十行，北面南面各十三行。除西北稜角外，每稜角各有一行。西面中文之右，尚有二行。全碑共七十一行。

2. 突厥文闕特勤碑譯文

南 面

(一)朕天所生象天賢聖突厥可汗⁽¹⁾業已御極(?)。朕諸弟，諸姪輩，諸甥輩(?)及諸親王，其次朕諸親族及民衆，右部之 Šadapyt-bäge，左部之諸達干及 buirug-bäge，⁽²⁾三十姓【韃靼……】⁽³⁾。

(二)九姓迴紇⁽⁴⁾之諸伯克及民衆，悉聽朕言！其傾耳諦聽朕言！向東